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六十回 雷電逞威誅惡奴 神仙施法救高徒

卻說胡千帶領一班惡奴，逼著兩個小主人跳入水中。眼見他們投河多時，卻總聽不到撲通撲通的兩聲響。更不見河當中起個手掌大的水花兒。看這河沿，峻削如壁，又沒有蘆葦之類可以藏住身軀。那麼，這兩個孩子，卻投到什麼地方去咧。眾人都為好奇心所驅使，不約而同地趕到河邊，許多眼睛一齊向河下望去。忽地一陣金光，從水底衝起來，觸著眾人眼簾，宛如著了針刺一般，一個個疼得要死，趕緊把雙目閉住，大呼疼痛。只有藍休和小廝，卻格外覺得清快明亮，明明瞧見金光之中，一朵紅蓮，冉冉上升。紅蓮上面，立著兩男兩女，除了采和夫妻之外，那一對男女，都是世外裝束，神仙氣概。藍休忙和小廝趁眾人不能睜眼的時候，趕緊把繩子脫去，跪下叩頭不已：「神仙爺救我主人上天去了。」只這一聲，把那班痛眼閉睛的惡主凶奴，喊得驚了一跳，不覺抬頭上望，果然瞧見金光陣陣，擁護一朵紅蓮。紅蓮之上，立著四個仙人。而自己一對小主人，宛然在內，嚇得一班惡奴，也跪地叩拜。只有胡千心中雖慌，口中還要倔強，說：「這都是妖怪攝人，大概是把一對小畜生攝去洞中，當點心吃哩。」語未完，忽聽得空中高喊：「藍休聽著，爾主人本是仙種，因為一念之差，謫下凡塵。爾男主人欲太重，連累女主，同受這場劫運。如今帶他們去名山修道。你和表姪，忠心耿耿，深可嘉尚，叫本處土地送你回家，並賜仙丹一粒，壽可百年；黃金百鎰，不久頒下，和你表姪一同享受。胡千狠心惡意，罪不容誅。看我派遣雷電神將，立刻行誅。」胡千這才大駭大懼，伏地顫慄，高叫：「上仙饒命，從今以後再不敢為惡了。」哪知他惡貫已滿，半空中頓時起一個霹靂。大眾都見金光陣裡，有兩位面貌猙獰的神將，也是一男一女，向那二仙行了個禮，此時黑雲頓起，月色無光，而閃爍金光，卻亮如白晝。一時雲頭驟低，眾人都聽得兩神將說道：「啟稟法師，奉旨電殛胡千。怎奈現當臘底春初，天地之氣不交，如須行雷，必得稟明上帝，特別施刑，小將們方可施法。」又聽那仙人吩咐道：「請尊神即行預備施法。貧道即刻親自上稟，不得差錯的。」神將們躬身說道：「既有法師代稟，小將們自當遵旨。」說畢，又一躬身而退。一霎時連金光都不見了，但覺雷聲轟轟，山谷震動，卻不見電光。胡千等眾人只想逃走，誰知兩腳沉重，好似釘在地上一樣，一步都不能走動。胡千雖是兇惡小人，到了此時，也覺惡念全消，魂飛魄散。先還呼號乞饒，最苦的是雷聲太盛，比他的哀求之聲，大過萬倍。可憐他這一番將死的善言，竟不能上達天聽。而陣陣雷鳴，又宛然在他頂門兒上打旋，欲下不下的樣子，最是使人難受。同時那批惡奴，也都感受同樣的苦痛和恐慌。只有藍休等二人，卻似一無所苦的樣子，反遠遠地立著，看他們怎樣受雷電之刑。如此過有許多時候，忽見空中金光又起。金光陣裡，仙人大呼：「雷公、雷母聽著，玉旨已到，請速行刑。」只此一語，一字字鑽入胡千耳中。胡千隻覺頂門中轟的一聲，三道魂靈，早飛去了兩條，剩下一條，聽得雷聲又起，此番卻不比先時，雷電起處，電光隨至。但聽得拍啦啦露天一聲響，頓時空中滿布硝磺氣味。存心兇惡天良喪盡的胡千，就於此時大叫一聲，殛成焦木黑炭一般，自然是不活了。還有他手下的幾個惡奴，雖免雷電之誅，卻已受驚不小，回去之後，有因驚成病的；有被金光傷眼終身不癒的。藍休等老孝二人卻躲在一邊，直等胡千殛死之後，他倆重新伏地叩拜。

忽聽耳中有人說道：「仙神都去了，不必多禮。快隨我同回家去，享你的清福去罷。」二人都聽說話，卻不見人影。情知是仙人派來的土地，只得再三道謝，相從回家。到家之時，卻好天色黎明。藍休耳中又聽說道：「老朋友，再會再會。仙丹一粒，塞在你的耳中，取下吞服吧。」藍休慌忙向空拜謝。只覺耳中似有什麼東西塞住一般，用小手指甲兒一挖，果然挖出一粒晶圓光潤的仙丹。立時吞了下去。後來藍休和他的表姪同在菜園種菜，掘地得黃金一缸，才知仙人真不相欺。兩人各分得一半，都享起福來。這藍休一直活到整一百歲，方才歸天。這些全是後話，不必細表。

單說采和、月英自從被男女二仙救出危險，二人又親見胡千受雷電之誅，快慰之餘，卻又有些不忍之心。當時卻不敢說話，跟著二仙騰雲駕霧的如飛而去。約摸過有炊飯時候，忽聽那男女仙人說一聲到了，就此下去吧。只覺雲頭向下一挫，一眨眼兒，已落在一座高山之上，一間石屋的前面。二仙立定身子，向采和、月英微微一笑。月英才認出那男的就是前生的恩師鐵拐先生。女的雖似見過，卻記不大清楚了。采和便都模模糊糊不甚記得。當下月英口稱恩師，拜倒於地。采和也一同跪下，雙雙叩頭。鐵拐先生叫他們先拜見那位女仙，說：「這是你何師叔。」二人也行了叩拜之禮。鐵拐先生將二人帶入石室，即有一個年輕的道人出洞跪接，口稱：「師尊、師叔在上，弟子楊仁叩見。」鐵拐先生揮手命起，和何仙姑一同入內。楊仁反隨在後面，招呼月英、采和一同入內。只見二仙端坐在上面，楊仁等三人重新叩拜。

鐵拐先生安慰了楊仁幾句，又嘉獎了月英一番，末後對采和歎道：「為你這孩子，害得月英延滯塵網，耽誤幾年修道。他是那樣的勸你，你還多方辯飾，沉迷不悟。照你這等下愚之性，早該逐出門牆，任你歷盡折磨，挨盡劫數，再不回頭，少不得打入九幽□八層地獄，也沒人來替你喊屈。如今都瞧在你妻子的面上，就先援救你一次，叫你即日前去王屋山中，靜煉三年坐功，瞧你有無變志，方可傳授大道。你若自量吃不得山居寂寞之苦，饑寒狼虎之苦，我也不勉強你入道，還是趕緊下山去，幹你的功名大事，享受你那高堂大廈美妾嬌妻的大福去罷。」

采和聽說，不覺痛哭流涕道：「弟子今已豁然大悟。自知前此沉迷的無理。不但害得月英無端耽誤仙緣，就是弟子本人，也何嘗不是自討苦吃。現在讀書未成，嚴慈見背，繼母不仁，一再肆虐。弟子今日要不虧仙師援手，此時早已葬身魚腹之中，還有什麼功名富貴可言。再說，弟子本來不是沒有根基的人，如今又親見世上神仙的榜樣，可知平日那種妄言，真是師尊所謂下愚之尤。再要貪戀紅塵，不知自愛，弟子真比禽獸都不如，與草木無異了。師尊請放心，休說叫弟子去做功夫，就是要弟子赴湯蹈火，做那出入生死的事情，弟子也斷斷不辭。就請師尊派人送弟子前去吧。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話卻說得好聽，不知可能做得到。你說赴湯蹈火之事，都不能辭。在你以為說得厲害極了。不知修仙求道，真是天下第一難事，到了緊要關頭，休說赴湯蹈火在所難免，就是比這更凶更險有死無生的事情，也只得拼上一拼，不但不能避免，甚至連絲毫畏怯之心都不許有，還不知你可真能受得受不得咧。」采和頓首道：「一個人最怕的是不肯死。弟子現在已把自己當作死人看待，縱有萬分危險，橫豎不會比死更甚。弟子便不敢自命為有志之士，但卻不敢不以此時時自勵罷了。」

鐵拐先生笑而點首說道：「好得很，以往不咎。來日大難，有成無成，看此一行了。我也不派人送你，此間也沒閒人可派，橫豎修道之人，吃苦都是本等。遊山玩水，尤其是苦中之樂。此去經過有許多名山大川，正可隨時領略些山水滋味。你就慢慢地獨身前去吧。」月英立在一邊，備聆二人說話。今見鐵拐先生叫采和獨往王屋山，雖然不知相距多遠，但知鐵拐先生意在折磨他的身體，鍛鍊他的筋骨。況且有危險不能避、畏心不能有的訓語，可見此去一路辛勞危苦，勢所必有。采和是公子出身，平時渡一道江，也還派許多男女傭人前擁後衛的，寸步不離。如今要他獨自一人走這危險的長路，雖說仙師必有分曉，決無害人之心，但是瞋目一想，采和這一等人，怎能挨得如此危苦辛勞。又這樣一想，心中便替他發愁起來。

正在此時，忽見鐵拐先生回轉頭，向月英大喝一聲。這一聲，在別人聽來，只是普普通通的聲氣，不曉什麼道理，一進月英耳朵，就宛如當頭起個青天霹靂。而且月英才從雷電交作之下來到洞府，卻並不覺得雷電的聲音怎樣厲害，反是此時，聽了這一喝，倒嚇得心中砰砰地跳個不停。禁不住芳容失色，幾乎流下淚來。此際在座諸人，都不知鐵拐先生是何用意，並不知月英因甚麼怕得如此模樣。就是月英本人，也不自知何以驚駭失措到如此地步。

卻見鐵拐先生接著向他咄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仙人以無情為多情。癡心不死，道心不堅。你是最有智慧有定識的人，何得自縛於這等世俗兒女之情。雖說你的用情，與尋常夫妻之愛完全不同，要知愛根不除，隨時可以入魔。魔道深則正道消。君子慎微慎獨，正為此耳。」月英聽了，心頭頓然一亮，立覺萬念盡消。不但對於世上一切，就是平日為采和之心，也一律釋除。到此地位，他那方寸靈台，才真個光明皎潔，和以前自命所謂死灰枯木的情狀，又是一番景象。不知不覺，歡欣鼓舞的，向著鐵拐先生婉轉叩拜，

復以櫻口咬著鐵拐先生的道履，久久弗釋，以示親敬之忱。鐵拐先生哈哈大笑，連連點頭，對楊仁說道：「這孩子可教。這孩子才真不愧是神仙種子，比采和強多了，將來的造化，未可限量咧。」又對采和吩咐道：「你和月英一般出身，一樣的根基。只因他能不昧本真，一塵不染，去道既近，成仙甚易。大概三□年後，即可小成。你就吃虧在有了慾念。縱會努力精進，也得比月英遲□年功候。但是無論如何，你們有夙根的人，終是便宜得多。你便遲個數□年，也還比他來得容易咧。」說時，一手指著楊仁。

楊仁也笑道：「師弟但不忘今天師尊的教訓，專心一志，勿畏難，勿怕苦，勿憚危險，勿嫌寂寞，行之數年，已可抵我輩數□年。數□年後，我輩還得請教師弟們咧。」采和聽了，忙謝他的教言。又說：「師兄不能太謙。你我一家人，須要大家當作骨肉看待。小弟奉師尊之命，即刻就要告辭，自分生性愚頑、此去但有謹遵師命，立志上進。如有不到之處，仍望師兄念同門之誼，隨時督責，實為萬幸。」鐵拐先生即命楊仁取來碎銀一包，道衣數件，以及一應旅行必需的用品，交與采和，叫他即刻下山。采和意存戀戀，似乎不願速去。鐵拐先生呵道：「儒家說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』你既然決心求道，休說一二天的時間，不能枉棄，就是一寸光陰，也不可玩忽。早走一步，便早成一刻的道。話已說完，還在這裡幹什麼？」

采和只得一一拜別，眾人也都還禮。辭至月英面前，說道：「妹妹，你為我之心至矣，盡矣。以前數年，妹妹已經貽誤在我的手裡，以後的歲月，妹妹請放眼望著，做哥哥的，便是死在山中，也決不再叫妹妹失望。還望妹妹珍重道體，將來愚兄稍有長進，還得叨妹妹的大教哩。」月英此時已不如前此那麼悲傷，慨然答勉幾句，和楊仁倆親自送他下山。看他走得遠了，方才回至洞府。

鐵拐先生笑對何仙姑說道：「師妹瞧采和此去，可有什麼結果沒有？」仙姑笑對道：「這人心地是極好的。可惜世情已深，只怕道心不堅，便與前程有礙。依我看來，不及月英多矣。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月英自然比他更好，但他的聰明，並不亞於月英。看他經此大難，已把世情看得□分淡泊。只今天所說，一番堅決之談，已見他□分沉默。即此一端，便是入道之基。前去王屋，再加三年靜功，自然無不成之理。不過，眼前還要使他徹底醒悟，更阻他再生雜念，還須如此這般，方可使他道心專一，日進無疆，成功也就更快了。你我在無事，可帶了月英一同下山走走，暗中跟著采和，順便玩一下子，也無不可。」仙姑大喜應諾。鐵拐先生於是把楊仁近來的課程，調查了一回。

楊仁稟稱，後天是先母忌辰，須得前去墳墓，打掃祭奠。鐵拐先生點頭，說：「這是該去的。你的母親沒有仙緣，我除了度他為鬼仙之外，竟不能再有造就。見了他時，可請他多立功行。待你成了正果，或可度為地仙。」楊仁叩謝說：「弟子一定要勸先慈廣施功行，以修後福。」鐵拐先生頷之以首，當下別了楊仁，駕雲頭先回至藍采和家，途中對月英說：「你知我此去藍家，還有什麼事情？」

月英答道：「弟子的公公死得不甚明白，村中人無一不知，但嫌疑最大的，就是公公扶正的姑娘。弟子和采和雖然明知其事，而事無佐證，誰能瞎說是非。如今師尊親自去藍家，大概是為這件冤案，要替死者伸雪一番。這事弟子份居幼小，不敢妄議。至於弟子夫妻小受挫折，皆由胡千一人之過。彼既伏罪，弟子等嫌怨盡消，更無向尊長尋仇之理了。知師尊決不為弟子夫妻勞動法駕。」鐵拐先生聽了，深贊他立言得體，因笑說：「你公公死於胡氏姊弟之手。動手者是姊弟共同，而主謀教唆者，卻是胡千一人，所以胡千之罪最重，惡最大，雖然已受雷殛，不能蔽辜，如今還在冥中飽嘗刀山劍樹之苦咧。至於你姑，身為人妾，新受扶正之恩，不思竭忠圖報，反聽惡弟之言，謀死親夫，還要謀害你們夫妻，論其心跡，和胡千也只差得一點。但如今卻有一層困難之處，只因你公公一生做人還稱不錯，留下一男一女，皆係胡氏所生，年紀尚小，正賴生母撫育。萬一胡氏伏罪身死，這一對小孩子，豈不苦死。所以對於胡氏，只好暫時不用嚴刑，叫他好好將一對兒女撫養成人，切勿再生惡念，害人害己，縱不能將功抵罪，也可減得一二分罪過。我們此去，就將此意教訓他一番。此外還有一樁事情，也得稍稍留滯二三天，等得兩事了結，方能趕回河南，追及采和，察看他的行動。」二人聽了，自是感悅。

師徒們正說得有興，忽地東北角上，一縷烏雲如飛而來。鐵拐先生大驚道：「孽畜，孽畜，屢受挫折，不知改悔，還敢出來害人。唉！這一出頭，不知又有多少無辜人民犧牲在他手下咧。」未知此物如何這般厲害，卻看下回分解。